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編輯
浙江按察司提督學政副使臣孫昌裔同正

禮部五

朝貢 諸夷朝貢詳見本國

洪武二年七月蜀明昇遣使來貢初我師不數日關陝悉定蜀人爲之震恐戴壽謂昇曰大明天子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保李思齊强盛若此尚莫能禦況吾蜀乎儻一旦有警計將安出昇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險可守軍資克足雖勇將强兵其若我何爲

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於是復遣使修貢　上賜璽書答之曰朕歷觀古有蜀者如公孫述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机進取而善守之道未聞今足下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克捷皆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因使者還姑以此復

四年十二月淮安侯華雲龍遣人送故元惠王伯都不花儲王伯顏不花宗王子蠻伯帖木兒至京獻馬及金寶金印金銀字圖牌　上命賜　毛錦繡襲衣及帷幔裀褥什器等物仍月給錢米有差

五年十月命中書省諭高麗并占城安南等國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勿令過多

七年七月西番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爲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曾長文綺襲衣遣還

八年六月命中書省臣諭安南高麗占城等國自今惟三年一來朝若其王立則世見

十年十月　上以高麗貢獻使者往來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使高麗諭意且以紗羅文綺賜其王顓至

是王遣其門下賛成事姜仁裕上表謝恩貢馬十七匹并錦囊弓矢金鞍及人參等物是時其國賀正旦使金渭等先至京師　上以正旦期尚遠恐久淹其使因仁裕繼至遂皆命還國因謂中書省臣曰蓑因高麗貢獻煩數故遣延安答里往諭此意今一歲之間貢獻數至既困敝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艱險如洪師範歸國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歸言其故不然豈不致疑夫古者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番遠邦國則惟世見而已其所貢獻亦無過侈之物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禮或比年一來所貢方物止以所産布十匹足矣毋令過多中書其以朕意諭之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渤泥三佛齊暹羅斛眞蠟等國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明告以朕意中書因遣使者還如　上旨咨諭其王

十六年　上以諸番國進貢眞僞難辨命禮部各給勘合文冊

二十七年四月　上以番國朝貢舊儀頗煩復命更定之凡番國王來朝先是遣禮部官勞於會同館明日各服其國服如嘗賜朝服者則服朝服於奉天殿朝見行八

拜禮畢即詣文華殿朝　皇太子行四拜禮見親王亦如之親王立受後答二拜其從官轉番王班後行禮凡遇宴會番王班次居侯伯之下其番國使臣及土官朝貢皆如常朝儀

永樂元年　上諭禮部曰　太祖時諸番國遣使來朝一皆遇之以誠其以土物來市易悉聽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誤干憲條皆寬宥之以懷遠人今四海一家正當廣示無外諸國有輸誠來貢方物者聽爾其諭之使明知朕意

西洋剌泥國回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爲利今夷人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二年二月　上召母連河等處朝使至前問勞之久而退　上顧侍臣曰夷狄之人萬里來朝若不與之相接稍垂顧問彼必不樂侍臣進曰陛下懷柔遠人之恩至矣但向所問者皆田獵之樂其人民畜產未嘗一言及之臣愚竊所未喻　上曰田獵是其性之所欲若問其人民畜產彼心必疑朕方懷柔遠人豈可使之疑也

四年七月回回結牙思進玉碗　上不受命禮部賜鈔遣

歸謂尚書鄭賜曰朕朝夕所用中國磁器潔素瑩然甚適於心不必此也況此物今府庫中亦有之但意自不用又曰虜貪而譎今受之必應厚賚之將有奇異於此者繼踵而至矣何益國事哉

八月海外番夷由廣東南雄至南安入貢者舟楫不通其方物皆用民力接運　上聞之曰爲君務養民今番貢無定期而農民以暇日假令自春至秋番人入貢者不絕皆役民接運豈不妨其農事自今番夷入貢如值農務之時其方物並於南雄收貯俟十一月農隙却令遞赴南安著爲令復顧侍臣曰民不失其養雖勞之鮮怨民失所養雖休之不德

五年二月勅鎮守遼東保定侯孟喜緣邊韃靼女直野人來朝及互市者悉從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擾之

六年四月諭兵部近聞東北來朝諸胡原居開原快活自在三城者多有思鄉土及欲省親戚去者即榜示明言十一月浡泥國王子遐匪與其叔施里難那那惹等言本國歲供瓦哇片腦四十斤乞勅瓦哇罷供請以歲進朝廷復乞限年次朝貢及儀從許帶若干人　上命朝貢以三年爲期儀從多寡任便遂勅瓦哇國王都馬板罷浡泥所供片腦

洪熙中禮科給事中黃驥言西域使客多是賈胡假進貢之名藉有司之力以營其私其中又有貧無依者往往投爲從人或貸他人馬來貢既名貢使得給驛傳所貢之物勞人運致自甘肅抵京師每驛所給酒食芻豆之費不少比至京師又給賞及予物直其獲利數倍以此胡人慕利往來道路貢無虛月緣路軍民遞送一里不下三四十人伺候於官累月經時妨廢農務莫斯爲甚比其使回悉以所得貿易貨物以歸緣路有司出車載運多者至百餘輛男丁不足役及女婦所至之處勢如風火叱辱驛官鞭撻民夫官民以爲朝廷方招懷遠人無敢與較其爲騷擾不可勝言乞勅陝西行都司除哈密忠順王及亦力把里撒馬兒罕等處番王遣使朝貢許令送赴京來不過一二十人正副使給與驛馬餘與驛驢庶幾陝西一路之人可少蘇息臣又竊見西域所產不過馬及硇砂梧桐鹻之類惟馬國家所需餘無裨於國乞自今有貢馬者令就甘肅給軍士餘一切勿受聽其與民買賣以省官府之費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陝西人何不悉也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本根驥所言皆是從之

宣德元年正月禮部奏請宴勞外夷朝貢使臣　上曰四

夷賓服世所貴也其使臣今不遠萬里而來者皆有慕於中國餼廩宴賜必豐庶昭朝廷優待之意

四年十月榜葛剌國遣使貢麒麟羣臣奉表賀太平之瑞上以豐年得賢爲瑞他不與焉諭止之

五年朝鮮所貢方物舊有金銀龍頭盞之類至是勅國王曰金銀非小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

七月撒馬兒罕貢蒼龍駒禮部請賀不許蒼龍者天廐良馬也產於西域風鬃霧鬣蒼然若雲體質潔素駿爽特異按記所載馬八尺曰龍此蓋龍云

七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趙琠金玉振等貢醃松菌及鷹　上諭禮部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八年閏八月蘇門答剌及諸番國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上受之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　上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正統二年四月毛憐都督李撒滿答失里等來朝貢珠五百顆　上諭禮部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惟服食器用

珠於國用何益曩已諭緣邊總兵官凡諸夷來貢獻者不用珍玩今撒滿答失里乃復貢珠本欲却之弟念遠人輸誠姑酬其直毋以爲例

三年四月刑部尚書魏深等以兎刺遣使臣貢馬援遼東開原例以六事聞曰置馬市選貢馬輸供具嚴禁約擇通事設牙行　上曰馬市勞軍民不必置待遠人宜從厚貢馬不必選供具取給公帑錢勿擾吾民餘悉如議

四年六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貢馬色玄蹄額皆白賜名瑞瑪詔畫史圖之大學士楊士奇作詩上頌

十月有竊兎刺貢使

薩之命斬於會同館以徇

廣東南海衛指揮曹忠等送占城進貢犀象赴京一犀道死禮部請治忠不謹之罪　上特宥之

七年陝西管糧參政年富奏各處進貢馬無應付事例

上命每匹日給料豆四升草一束

十二年十一月考郎兀衛都指揮哈遣指揮撒赤哈等奏言黑龍江諸部野人欲來朝貢乞以勅付撒赤哈諸其地招之　上謂禮臣曰黑龍江去遼東路甚遠朕不能勞人以事遠夷其自願來朝者固不拒也爾等其以朕意諭之

十三年朵林山衛野人女直頭目朝貢到館徑出街市強

奪民貨且毆傷館夫爲會同館官所奏　上曰朝廷懷柔遠人加恩優待此輩不體恩意違法擾人令都指揮昌英等於會同館追問違法者人杖三十今後來朝貢者賞賜後方令於街市買賣五日永爲定制敢有恃恩玩法者重治不宥

景泰元年令琉球三年一貢貢無過百五十人

四月黜國公沐斌巡按御史左景等奏緬甸宣慰司兩次遣使七十四人貢方物金銀囊刀金銀鐲馴象牙西洋布等件欲請朝廷調殺賊子思機發緣貴州苗賊生發東西路梗屯堡驛舍俱被燒毀無人遞接乞將方物暫於布政司收貯着令來使回還止留二十人聽候平定日類進禮部尚書胡濙言前項方物不留珍禽奇獸難便拒却以阻遠人來貢之心宜令總兵等官盡留其來使待賊情寧息即便起送從之

三年十二月禮部奏本部職掌四夷外國并各處進貢金銀器皿方物及賞賜之類舊有直房三間係吏戶禮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處所於內收貯各處進貢賞賜等物今兵刺使臣數多賞賜動經萬計收貯不盡遂使各官每日候朝無地可處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間是府軍等衛帶刀上直官軍所處猶有空者乞將帶刀官軍併

作三間撥與本部收貯各處進貢金銀方物及賞賜鈔幣綵段之類從之

四年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外夷經過處所務要嚴加體察不許官員軍民舖店之家私與交易物貨夾帶回還及通同衛所多索車杠人夫違者全家發海南衛分克軍其該用人夫車輛以十分爲率軍衛三分有司七分永爲定例

詔兀良哈貢使二三人入京時守臣言兀良哈貢使往來不絕爲弊刺間諜故有是詔

天順二年閏二月居東昌夷首羅姓來朝都御史年富言其禁禦爲患請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詔留京安置

成化元年二月禮部言迤北虜酋奏欲朝廷遣使舊無此例宜令通事申諭來使還語其酋曰我中國凡事法祖今爾欲中國遣使往來洪武年間舊無事例正統中嘗一遣之反失和好　英宗皇帝深自悔悞遂不復遣朕遵祖宗之意不敢有違爾每差人朝貢朝廷如例優賞不得別有希冀

弗提衛都督察阿奴奏欲進海東青　上曰此等野禽能令人蕩心於畋獵有司其即却之

九月定烏思藏番僧三年一貢例　詳西番

十月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爲乩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貪饕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遞接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乩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二司等官撫諭夷人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努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二年九月勅朶顏三衛朝貢每衛許放百人 詳三衛

十月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海西等諸部落野人女直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建州毛憐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啟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建州等夷人結構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邊患日甚所係非輕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爲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三年迤北瓦剌太師阿失帖木兒遣使哈三帖木兒等貢

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峰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既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上番書服罪　上曰虜使使既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　上然之遂勅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遵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來朝況卜剌罕朶顏衛俱爲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款待以篤爾世好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禮部奏遼東邊關驛遞致入貢夷人嗟怨　上命移文鎮
巡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官軍及驛遞凡遇夷人入貢務
待以禮必使其感恩懷惠庶見朝廷柔遠之意
八月禮部尚書姚夔言朝鮮進海東青非故事乞下詔自
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從之
五年二月濟寧州老人李瓛奏外夷朝貢經過擾害有司
驛遞乞勅該部遣官伴送下禮部覆奏不必遣官宜令
原伴送人管束并行沿途官司嚴禁違者治罪如律
十二月禮部尚書鄒幹等奏海西等處并眾顏等衛女直
達子來貢宜令通事都督武忠等曉諭各夷除馬及貂
皮常貢外其海東青兔鶻今後不許來進　上是之
鄒幹等又奏天順年間因建州等衛野人女直來朝日眾
供給浩繁勅令一年一次來朝其數不過五十人已經
通行遵守今年自正月起至十二月止海西等處女直
人等進貢者已踰千人宜勅遼東鎮守總兵等官照例
驗放仍勅通事都督武忠等省諭夷人使知此意
六年四月勅四川鎮守三司曰近年各番朝貢人數過多
中間多有詐冒不實不安禮法在途生事攪擾軍民今
後烏思藏止許照依舊規三年一次來貢其贊善闡教
闡化輔教各王名下每三年各許差百人或百五十人

俱從四川舊路入貢其國師闡師人等不許各易差人
長河西董卜韓胡每年每處止許五六十人或百人來
貢松茂州本處住造番僧每歲止許三十人或五六十
人來朝若附近烏思藏地方一面照烏思藏例每三年
許三二十人來朝爾等先行各邊守關官員將番僧人
等停留在官星馳申報三司各委一的當官員親詣本
處督同守關官員嚴加審問每起量送五七人多不過
十五人前來餘皆就彼省諭回還聽候賞賜務照新舊
定額不許過多所進方物辨驗明白盡數差人送至都
司轉差的當人員伴送赴京其長河西董卜韓胡等處
每次朝貢人數方物就令各該守關官員辨驗申送三
司會同審實每處量爲起送人數該存留者存留如有
審出詐冒之人即經該官吏提問發落

十六年朝鮮使者爲建州女直邀劫請改貢道申官有朝
鮮人爲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
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鴨鵬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
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
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所請

十七年三月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
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郎中陸容謂進貢

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尚書陳鉞必欲覆奏以媚求容草奏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却之如或閔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譏之況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則其狀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髴耳日食生羊二醋酣蜜酪各二瓶官養獅人光祿日給酒飯

秋禮部言烏思藏地方在長河西之西長河西在松潘越嶲之南三處地界相連易於混淆難以辨別烏思藏大乘法王闡教闡化輔教贊善番王舊例三年差人一朝貢後因道險少來而長河西番僧往往僞作印信番書以冒賞賜乞立爲定制除大乘法王無地土外闡教等番王人各賜勅一道勘合二十道該貢之年道經四川陝西比號既同仍有王印奏本方許放入其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朶干及董卜韓胡諸宣慰司亦各給勘合六十道其入貢道經四川比號驗放一如例若該貢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後不許補貢其四川松茂州土著番

僧來朝者邊官亦照例驗放不許過多從之

十八年四月琉球中山王尚真乞不時進貢謂小之事大當如子之事父禮部言其意實欲假進貢之名以規市販之利不宜聽其所請　上賜勅諭令照舊二年一貢

十一月禮部尚書周洪謨言烏思藏等處入貢其貢數踰舊制一歲中有至三四千人者賞賜糜費不可勝計自長河諸番皆冒以圖利此特無印符無驗耳宜依海外諸番例各給以符二十道入貢備填貢使物數於上仍識以舊賜金印至關驗以防詐僞詔從其議其費始省

十九年正月成討溫衛女直都督僉事康尼以兩進海青乞陞職并賜蟒衣玉帶　上曰朕於遠物素所不寶但念遠夷効順姑勉受之康泥准陞一級視常賜外加綵段二表禮亦足以答其意矣蟒衣玉帶胡可濫及已之

二十年七月兵部奏泰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喜峰口無自開原入者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從舊路從之

二十一年五月番人馬力麻貿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韋眷利其珍奇許焉布政陳選發其僞逐之

七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杜道至廣東謂將

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布政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廼者珍禽奇卉旁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眞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　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攘尅即如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驚擾寰中貽譏海外是　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

弘治元年六月給事中夏祚等以北虜將入貢上言今逆虜外稱納貢而內蓄奸謀恐譯事通事官并[illegible]中走回人等貪其賄賂以中國事情告之爲害非淺乞勅兵部榜諭從之尚書余子俊言虜使來京中間未必無人恐彼窺知所奏全文以爲待之欠厚而傷其向化之心但乞榜示京師軍民不許欺侮且聽其公平貿易爲便已得旨祚等劾子俊柔懦不振故違前旨偏執自用　上曰虜情叵測固宜防範而開市貿易亦是舊例但毋令私交漏泄事情而已即行禁約所司其知之

二年三月西域撒馬兒罕遣使進獅夷人所過橫爲侵擾給事中韓鼎言　陛下初政放驅珍禽異獸天下聞之今未踰年遽受夷人貢獅恐無以杜方來獻者況猙獰

之獸非宜狎玩且供費不貲宜罷遣之

九月禮部侍郎倪岳上言海南諸番國惟占城真蠟暹羅滿剌加國爪哇等處入貢有勘合者例與廣東布政司比對起送赴京其餘例不許起送今撒馬兒罕進貢旣該委官千戶孫祥等呈報本官自合遣人諭以朝廷事例併詔旨事理阻回如果夷性執拗不肯依從亦合阻留在彼差人星馳具本候請明命以爲進止可也却乃差人起送似此故違合當叅究得旨是珍禽奇獸朕不受獻況番使奸詐又不由正路來便差官回去廣東鎮巡官違例起送本當治罪姑宥之

五年九月虎剌撒國回回怕魯灣等從海道至京貢玻璃瑪瑙等方物　上却之命給口糧脚力遣還

七月發遣取回夷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人安置兩廣詔閉嘉峪關絕西域貢

七年十月西域胡人進獅子禮部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僞不可知使真非中國所宜畜非真豈不爲外夷所笑且海道亦非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正德十六年四月建州衛夷人都督等官童子等二百五十一名來朝貢馬給賞段絹紗錠衣服有差舊例外夷來朝俱賜宴時以國喪暫免止令邊境守臣館待是年

十二月以前入貢者悉如之

四川威州保縣金川寺喇麻僧曾稱藏卜等并新舊招撫番僧共五百十名各具方物來貢舊制金川寺三年一貢每貢不過百五人弘治以來僧以希賞增多朝廷止照舊額給與全賞其餘每人裁去絹二疋至正德間全廉瑛姑免究以後來貢人員務照舊額

六月土魯番撒馬兒罕哈密諸夷使假進貢名在京商販有留會同館三四年者至是詔禮部申嚴舊例禁諸夷不許私出館外勒期遣還仍治諸私通交易及誘引縱容者罪其曾經犯罪夷人來貢者勑邊吏勿復納

七月罕東衛襲都督僉事日羔剌等詣京師奏乞賞賜禮部以爲虜人越例要賞且番人不由通政司輒自奏御蠻虜固不足責伴送舍人蘇林等俱下巡按御史逮問

十月四川茂州衛韓胡碉恰列等番僧寨首小和尚等來朝貢禮部奏其年歲與所齎原降勑諭不合蓋小和尚已故子撒兒華替名而來四川總兵張傑不能驗實起送且來朝者過舊額俱屬違法乞逮治　上曰傑姑宥之自今各邊皆審實不得過多不及貢者亦不必補

嘉靖元年外都督亦把哈另進一小豹子　上以非常貢却不受仍以遼東都指揮寗寶等違例濫放奪俸一月

命禮部通行各鎮巡官知之

四月禮部言光祿寺支應各項夷人糜費不貲請令夷人到邊驗放該鎮巡守備等官具奏至日本部即照數題賞候朝賀頒賞畢即催促出京其撫勅襲職人員亦行該衙門速爲擬撰庶供應可省從之

二年四川董卜韓胡宣慰司起送番僧捨利卜等千七百餘人入貢禮部奏弘治前入貢番僧多不過千人今數增至倍日甚一日若復照例給賞恐將來愈不可繼請裁其賞三之一仍行撫按查提起送官吏治罪　上

之命自今進貢人數悉如弘治以前例

三年四月魯迷貢獅子西牛西犬西馬及阿骨剌馬駝珊瑚珠玉等物　詳內府禽獸

上諭禮兵工三部邇來女直并朶顏等衛進貢夷人經過地方衙門多有不行照例應付管待及至到京賞賜段疋等物又多稀鬆短少不稱朝廷撫待遠人之意爾各衙門便查點舊規議處來說已三部議上各嚴飭之

六月雜谷安撫司等處起送都綱剌麻頭目番僧引目藏等貢賀抵京者百六十七人其存留境上者千二百五

十六人禮部言其數比先朝時多至十五其中必有詭增之弊當裁其賞以示戒　上從之命行各處撫鎮巡官凡起送僧人必會審驗實定與名數不得過多

五年九月西番魯迷遣使白哈兀丁等貢獅及西牛方物禮部以其所進鐵銼數多爲新例所禁宜念其新附量受之而裁其賞給　上憫其遠命俱進收而賞給如議

巳而魯迷使臣奏稱所貢獅牛玉石諸物費以二萬三千餘金往來且七年巳蒙收受而賞賚差薄乞厚其賜給事中劉穆等及御史張鉞言修貢獻琛者遠人効順之誠計費求償者賈人規利之事今使臣進貢方物而必欲賞賚款遇厭足其欲效順之誠安在宜令禮部酌與賞賜戒後勿以獅牛琛玉進貢以示明王不貴異物不寶金玉之意禮部覆言魯迷所貢業巳起進似難遣回宜禁其再來勿復進此回賜勅諭宜稍易舊文明示以不貴遠物之義其給賞夷人回賜番王惟弘治年近例得中得旨勅賜仍舊給賞如弘治年例行

七年湖廣忠孝安撫司把事田春等數十人稱入貢僞造關文騷擾驛傳應天巡撫陳詳以狀聞兵部議土夷違例入貢所過橫索且有他虞宜嚴其禁請著爲令

九年十月給事王希文言廣東地控夷邦而暹羅占城琉

球氐哇淳泥五國貢獻道經東莞我祖宗立法來有定期舟有定數比對符驗相同乃爲伴送附搭貨物官給鈔買載在祖訓可考也洪武間以其多帶行商陰行詭詐絕不許貢至正德間佛郎機匿名混進流毒省城副使汪鋐併力驅逐僅始絕之今未踰數年撫按以折俸缺貨遂議開復祖宗數年難沮之虜幸爾掃除守臣百戰克成之功一朝盡棄不無可惜即無論爲害地方但以堂堂天朝受此輕瀆之貢治之不武不治損威無一可者也疏下都察院覆稱深切時弊自今諸國進貢宜令依期而至比對勘合驗放其番貨抽分交易如舊

十年禮部言西蜀番僧來貢增添人數太多賞賜冒濫請以所進方物退還仍行巡撫官查提起送官吏不遵舊制交通賄賂情弊問擬具奏今後該貢人數不許過六百名著爲令從之

初貴州諸安撫司每遇朝覲之年進馬四匹變賣銀四十兩貯庫時凱里楊張初授安撫恐起派貢賦騷擾新民欲比例施南乞求蠲免巡撫都御史劉士元以聞部議凱里爲新造之域凱苗皆新附之民止令照例進表免其進貢馬匹姑待五七年之後生意漸復事體漸安然後與各土官衙門一體進貢　上從部議

十一年四月禮部尚書夏言上言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有定數載在會典不得踰越今土魯番諸國投遞番文幾二百紙人數倍舊俱以索牙蘭爲辭若出一口要求常賚數且不貲明是挾索窺伺宜令都御史趙載查依原數傳致來京若原非入貢夷使當計利便擬處勿貪納款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　上然之

十二月西域來貢稱王者九十有五人禮官夏言請國稱一王張孚敬以爲西域稱王者多恐彼自封授或部落相稱耳先年入貢稱王亦有三四十人者咎勳並依稱王今盡裁奪恐夷情觸望下禮兵部議言復上言西域稱王者惟土魯番天方撒馬兒罕三國如日落等國各部雖多朝貢絕少且與土魯番諸國不相統攝弘治正德間土魯番十三人入貢天方四人入貢稱王者率一人或二三人餘稱頭目親屬嘉靖二年八年稱王者天方至六七人土魯番至十一二人撒馬兒罕至二十七人所謂先年稱王至三十四十人者併數三國耳今土魯番十五王天方二十七王撒馬兒罕五十三王併數則百餘王矣前此所未有也所稱王號原非舊名即有同也地名又異若人與一勅恐非所以尊中國而嚴外夷也彼若各執賜勅任意往來勢難阻絕驛傳勞煩宴

賜頻數竭我財力以役遠夷計亦左矣　上從言言

十三年閏二月先是朝鮮貢使朝廷待遇以禮與他夷不

同安寓會同館聽令太學　謁拜貨買出入不行防範

後因女直早哈殺死夷人遂一體防禁至是入貢使臣

蘇洗讓等請復舊例欲出館游觀光瞻禮儀考質文物

薰炙道化部覆從之令通事一人陪侍出入以示禮待

防衛之意

十五年正月四川都司官劉永昌等起送烏思藏輔教王

大乘法王闡教王差來到京國師短竹劄失吒什短竹

旦吧堅參等各并存留寨主番僧凡三十餘

名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司差來到京寨官

桑呆短竹等十五員名并存留寨官等一千三名各備

珊瑚銅佛氊毯諸佛赴京進貢部議舊例烏思藏輔教

等王三年一貢每王名下止許百人長河西等宣慰司

亦多不過百人今過額數太多例應減革賞賜但既經

起送宜從寬處一體給賞以全柔遠之道　上曰番人

進貢已有明例今多過額顯是邊官貪圖貨賄朦朧起

送巡按御史查治問罪

女直入貢撫順原額貢夷五百名俱限正月內到京時建

州等衛夷人都督松巾幹黑納等八十名到關尚有未

到四百餘人因詰以遲故稱說各往邊寨尋買馬匹又值大雪遼東巡撫任洛以聞部議言女直夷人朝貢自有常例各衛站所自有定數此祖宗畫一之法比年往往逾期過額守邊大臣多爲地方重拂夷情違例濫放此後續來者務查常數驗進若復過額卽開示祖宗成法省諭回還以後必依期入貢庶朝貢以時法守嚴明亦可免供億騷擾之弊　上是其議

初達虜卜兒孩乃小王子部落先年因小十王據其女子幾其黨衆構兵讎殺力不能支乃遠竄西海蟠據有年捨掠甘肅地方殘破沿邊虜番久爲中國肘腋害近欲納款入貢托帖木哥等屬番乞請甘肅巡撫趙載疏上其事部議西海虜寇竊據我土原非祖宗以來入貢之國甘肅地方遠通西域原非北虜入貢之路況虜情叵測未敢擅許　上報有旨

額卽乱寄住番王哈辛遣火者皮列等言原係撒馬兒罕人分居北山額卽乱願獻方物入貢甘肅巡撫趙載因總制陝西三邊唐龍以聞　上命暫許入貢後附撒馬兒罕進貢不許別稱王爵有違國典

十六年正月甘肅巡撫趙載言西域土魯番等各國稱王者一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宜責令改正而違例入

貢者宜以禮阻回酋長使臣皆限立名數至外夷通使
舊皆以色目人爲之往往視彼親視我疏在京則教分
外求討伴回則令潛買禁物今宜易以漢人毋令交通
以生夷心詔從之
十七年正月天方國遣使臣入貢請得遊覽中國禮部議
奏非例疑有狡心詔絕之還其貢物
十八年七月日本國王復遣使來貢先是嘉靖二年日本
使臣宗設等入貢比歸擄掠中國吏民以去自此絕不
通貢者十有七年至是復修貢浙江鎮巡官以聞　上
曰夷性多譎不可輕信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嚴加譯
審果係效順如例起送仍嚴禁所在居民無私與交通
以滋禍亂餘如所擬
十九年四月初羌戎入貢例自嘉峪關入至是雜谷安撫
司剌麻僧都綱定日藏等十五人僧衆賈思巳等千二
百餘人入四川求貢都指揮使司爲送日藏等十五人
至京入貢珊瑚氆氌諸物餘僧留塞上乃下禮部議賞
上曰各僧姑賞遣還所司違例起送查覈以聞
二十年七月朶顏酋革蘭台挾北虜求益貢欲得與福餘
大寧每衛各三百人不許復請衛二百人又不許時出
沒塞下輒云結迤北小王子旦暮大舉入塞矣會北虜

窺大同乃許補前貢失期者衛各二百人

二十二年七月遼東撫按官言西海夷人都指揮僉事王中先年冒貢害人朝命絕其入貢近中偵報虜情有功乞許其入貢仍加陞賞以示激勸命爲都督僉事令約束部落入貢并諭以舊罪朝廷業已置之宜益修忠順以厚圖報效

二十五年九月土魯番酋大者阿克力等八百七十四人來貢入嘉峪關巡撫傅鳳翔總兵官仇鸞不知爲計俱令住劄甘肅館穀之既而鳳翔得江西命以去楊博來代傳至甘州疏聞請自　上裁　上命量留數十人入

貢餘令出關鳳翔鸞博各奪俸有差

二十六年七月延綏有入貢夷至守禦李越誘而殺之遇伏發沒軍甚衆巡按陝西御史盛唐奏收越等鞫訊論越及裨將陳守節各斬餘衆編戍奪俸有差獄成上之下部院議左都御史屠僑等集議請如唐論從之

三十八年九月暹羅國王勃畧坤息利尤池呀遣使貢方物賜賚如例仍從其請還抽分貨物以佐修船之費併給來使冠帶

四十二年三月罕東左衛都督日羔剌等請欽定貢期部覆當令五年一貢人馬俱不得過三十其三十內以十

七人畱邊十三人赴京領賞從之

四十三年詔自今邊臣起送番僧入貢悉遵成化弘治故事限數入邊如有違例濫送者罪之時番僧蛇牙藏等入貢至一千一百餘人禮部以人多請量給賞而嚴各邊傳送之禁因有是命

先年夷人入貢無遣官伴送之例嘉靖三十八年以驛遞毆傷貢夷始議遣通事序班伴送其後序班往往導誘諸夷百般需索因而乾沒恣爲奸利是年秋序班陶貴伴送海西夷人至三河侵暴特甚爲驛丞楊枌所奏乃詔自後三衛海西諸夷入貢薊遼督撫選委官舍抑送革伴送通事序班以兵部聽差指揮千百戶一員代之

西番王速壇沙毋咱法兒等回回遣人入貢方物求賞其使馬黑麻沙的等奏稱離家數年自求加貢刀銼以希賞賜禮部議覆遠夷求需在朝廷固無所靳然亦當於招揀中稍示裁制庶後來者不得瀆請詔納其獻所求各量予之

四十五年三月土魯番速壇馬速叩關請貢先是番王沙壇潛掠北虜部落中流矢死馬速其弟也擁衆嗣立乃遣人求入貢詔下禮部議言馬速以弟繼兄名義甚正況遠夷稱貢理無拒絕第種落實繁槩賜要求不免煩

三、四五

費宜約遵原定貢期毋得執此爲例報可

隆慶元年初　上用鴻臚卿李際春言四夷貢使俱不得至御前引見至是給事中張國彥等奏朝鮮屬國乃冠帶禮儀之邦與諸夷不同仍復舊班以示優禮從之

命量給土魯番進貢夷人賞賚有差先是遠夷求索者嘉靖初止奏文二十八道比至末年遂增至二百四十八道朝廷不忍盡絕故每量給以示羈縻云

國朝典彙卷一百八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六

貢獻

辛丑三月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却之

甲辰三月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

可知窮奢極靡焉得不亾卽命燬之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陳氏所以取敗也　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慾以厭衆心況窮天下之技以爲一巳之奉乎覆車之轍不可蹈也

時金華有民獻一女子年方笄能詩　上怒曰我取天下豈以女色爲心耶命誅於市以絕進獻

洪武元年四月蘄州進竹簟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蘄州竹簟固爲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受之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却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獻

十月司天監進元圭所製水晶宮刻漏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　上謂侍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如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豈至亾滅命碎之

五年八月河南民獻白兔命放之野

六年二月海賈回回以番香阿剌吉（華言薔薇露也）爲獻言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爲婦人容飾　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容飾之資徒啟奢靡耳却之

十一月潞州貢人參　上諭之曰朕聞人參得之甚難豈不勞民今後不用進如用當遣人自取因謂省臣曰往年金華貢香米朕止之遂以苑中種田數十畝每耕耘刈穫之際親往觀之足以自適及計所入亦足供用朕飲酒不多太原歲進葡萄酒自今亦勿進國家以養民爲務豈宜口腹累人哉嘗聞宋太祖家法子孫不得遠方取珍味甚得詒謀之道也

九年二月泰安州民於蒿里得玉匣內有玉簡十六獻諸朝驗其刻乃宋眞宗祀泰山后土文　上命仍瘞其地

十年三月定州衛軍趙四獻馬產驢有肉角類麟陞四爲小旗賜鈔百錠絹四疋

洪熙元年閏七月守居庸關都督沈清遣人進黃鼠　上曰清受命守關當練士卒利器械固封疆朝廷豈利其貢獻邪況黃鼠不足登鼎俎取之徒勞人耳其勅清謹守關城勿有所獻

宣德四年四月南京進鰣魚蚤薦奉先殿獻　皇太后

成化三年五月免遼東歲貢人參時以建州女直頻歲入寇人不聊生巡撫都御史袁愷奏免之

十四年五月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陳鉞奏藥材產於鳳凰山靉陽等

處距遼東四百五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
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八月廣東左布政彭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
力竭矣鎮守太監顧恒以進貢擾民彼以此事上爲
不知凋傷國本遺害實大不報
弘治元年七月巡按雲南御史何悌言陛下即位以來節
冗費去珍玩又詔天下毋得違例貢獻今鎮守太監王
舉欲貢金廂寶石帽頂不宜受之以玷新政　上曰進
貢事舉已禁止何得妄爲禮部即諭之仍通行各鎮守
官毋得違犯
十月代王以海青來獻大學士劉吉等以爲不當受　上
深納之
十七年正月南京給事中陳伯獻奏近聞福建尋訪鸜鵒
竹雞白畫眉紫山鷂等禽鳥今四方災異疊見水旱相
仍乃求此珍異之物恐非盛德事乞停止以蘇民困
上曰此等奇鳥未嘗行文往取給事中既有此奏其即
停止之
嘉靖元年詔書禁額外貢獻鳳陽守備太監張陽復進貢
新茶給事中張翀言寧夏所貢紅花及鎮守總兵到任
貢馬謝恩皆非令甲宜罷禮部覆議宜遵詔一切禁止

如神言　上是之

十三年十月四川雲陽縣民夏瑀柏獲異石以獻云用水灌可照人影通政使張經言瑀柏小民當呈之有司不當徑詣闕下以開進獻之端下戶部辨驗無狀據西域賈胡言爲祈雨所用札丹石時置泉內呵之可致雲雨命收入內庫

隆慶元年四月禁進鮮船擾地方革太常寺給散牲饋一切宿弊其承天府香米等物外城珍禽異獸不得貢獻

二年二月詔承天府所進茶鮮令內臣以租銀貿易毋得擾民其一切貢獻仍如詔停免

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七

朝儀　附奏事儀

洪武元年十月命禮官定正旦朝會儀

二年正月　上以羣臣每遇正旦聖壽朝賀行禮呼萬歲者三雖云臣子祝上實亦虛詞因諭宰臣更其詞如朝賀日贊禮者云贊呼衆皆曰願君有道又贊呼則曰天下和平倣此意與諸儒議之於是廷臣議曰三呼之詞

乃臣子祈君之至誠若如聖諭則謙德有餘然於臣子之誠不盡今更其詞始贊呼則曰聖躬萬福制可

八月禮部尚書崔亮等上言舊制朝賀之禮贊禮者既唱三舞蹈訖復三唱山呼而羣臣拱手加額與樂工軍校齊聲稱萬歲者三近改擬山呼爲贊呼百官應之曰天主於尊嚴贊呼之際貴乎齊一今百官三呼應聲喧譁不齊誠爲失儀況山呼故事循行已久甚爲嚴肅宜仍其舊制從之

二年正月　上以天下初定欲通羣下之情日詔百官悉侍左右詢問民情咨訪得失或考論古今典禮制度故雖小官亦得上殿至有踰越班序者　上謂宰臣曰朝廷之上禮法爲先殿陛之間嚴肅爲貴朕始欲咨訪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肅朝儀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從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指揮使六部尚書侍郎等官許上殿其餘文武官五品以下並列班於丹陛左右違者糾儀官舉正之

二月　上問吏部尚書崔亮曰朕郊祀天地拜位皆中正而百官朝參則班東西以避正中此何禮也亮對曰臣聞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祭土而主

陰陰北方也故君升自子陛而南面答陰之意也郊祭天而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升自午陛而北面以答陽也何修之議曰祭社北面君答之故南面祀天南面君答之故北面若夫群臣朝參於上非答神之義俱當北面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分列東西以避道此其義不同也　上曰臣之事君與君之事天其道相遠也因命百官朝參左右相去不得越二尺其省府臺官俱就甬道上拜謁但不得直行甬道

七月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坐失朝降爲編修

禮部尚書崔亮奏凡諸儒官於御前奏事或進呈文字選立二三步毋輒近御案凡立必於東西隅不得直前制曰可

十月勅百官入朝遇雨皆服雨衣

六年九月禮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禮儀　上謂中書省自今凡新任官及諸武臣於禮儀有不閑習者令侍儀司官日於午門外演習之且命御史二人監視有不如儀者糾舉之百官入朝失儀者亦糾舉如律

九年八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劾奏李善長李祺父子孤恩失禮久失問候朝參請付法司正罪　上姑宥之

十月御史吉昌等劾奏秦府右相文原吉奏事僭行左門

非禮詔宥之

十一年正月給朝參文武官牙牌懸帶出入以防奸僞

十三年六月朔詔受朝於正殿

十六年十二月詔定朝參官坐次

十七年九月命公侯駙馬并文官三品武官四品以上凡大朝會及常朝許由午門之右門出入其有宣召及不時奏事文官四品武官五品以下仍由左右掖門

二十四年詔更定侍班官員東班則六部堂上官各司掌印官都察院堂上官十三道掌印御史通政使大理寺太常寺應天府正佐官翰林院學士侍讀修撰編修春坊學士光祿寺欽天監正佐官尚寶司太醫院正官五軍斷事及京縣正官西班則五軍都督首領錦衣衛指揮各衛掌印指揮給事中中書舍人

七月命刑部侍郎李似初僉都御史張搆與閤門使觀察使同侍班以備顧問百司奏事有闕遺者隨事規正

九月禮部言朝廷之禮貴於嚴肅近者文武官入朝往往爭趨競進品級紊亂高下失倫甚非所以明禮法振朝綱也請自今朝參之時將軍先入近侍官員次之公侯駙馬伯又次之五府六部又次之應天府及在京雜職官員又次之有不如儀從御史及儀禮司糾覈從之

時既定公服之制令文武官於奉朝奏事及侍班見辭謝
恩則服之遇雨雪則易便服
二十五年詔自今凡傳制遣使持節等儀皆由東階曲入
無得徑由中道
先是朝參官皆賜食　上御奉天門或華蓋等殿公侯一
品侍坐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官坐門外餘五品以
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叩頭就坐光祿寺以次設饌食
罷仍叩頭而退至二十八年十月以供給爲難始罷之
二十九年五月命詹事府翰林院尚寶司中書舍人六科
給事中儀禮司於午門內出入者各給牌爲驗已而罷

之使近侍官得日至便殿奏事
十月禮部會議凡奏事一都督府次十二衛次通政司次
刑部次都察院次御史次斷事官次吏戶禮兵工五部
次應天府次太常司次欽天監若太常司奏祀事則當
在各司之先凡晚朝惟通政司六科給事守衛官奏事
其各衙門有軍情重事者許奏餘不許詔從之
永樂四年正月　上御右順門晚朝百官奏事畢皆趨出
召六部尚書近臣諭之曰朕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
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
論毋以將晡朕倦於聽納蓋朕有所欲言者亦欲及此

時與卿等商確又曰朕每旦四鼓以興衣冠靜坐是時神清氣爽則思四方之事緩急之宜必得其當然後出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嘗輒入宮中間取四方奏牘一一省覽其有邊報及水旱等事即付所司施行宮中事亦多須俟外朝事畢方與處治閒暇則取經史覽閱未嘗敢自暇逸誠慮天下之大庶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怠惰則百度弛矣卿等宜體朕此意相與勤勵無厭斁也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七年春御史何晟以過鳳陽陪祀　皇陵直行寢殿御道且入殿卿玩論大不敬戮於市

十月　上謂禮部尚書趙狐曰北京冬氣嚴凝羣臣蚤朝奏事久立不堪今後朝見畢欲於右順門內便殿奏事爾與羣臣斟酌可否於是狐同夏原吉胡廣等議奏每日常朝　上御奉天門百官行叩頭禮侍班俟鴻臚寺官引謝恩見辭者行禮畢駕御右順門內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無事者退治職務朔望朝如常儀制曰可命自十一月朔始行之

十年正月給事中曹潤等劾定國公徐景昌趨朝不循禮度又縱家奴犯法乞垂懲戒詔令從師講學勿預政事

二十二年十月　仁宗諭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

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本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巧私恩者亦進題本掩蓋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獘莫甚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命禮部鴻臚寺不作樂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　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固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　陛下言是　上曰山陵甫畢事不忍遽即吉朕明日亦不欲出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遠朝新主皆欲一覩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狥下情　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狥輿情亦不宜備禮　上從之故有是命

召士奇等嘉其直言賜鈔幣詳納諫

上於蚤朝時見靖江王府輔國將軍贊侑贊偕班朝臣之下謂鴻臚臣曰贊侑兄弟宗親豈宜過列疎遠其令班於駙馬之次著爲令

宣德三年寧王權言慶賀行禮進表箋三司官員皆品秩序列獨儀賓未有定制　上命禮部定考其儀尚書胡

濮秦洪武禮制郡主儀賓秩從二品縣主儀賓秩從三品郡君儀賓從四品縣君儀賓從五品鄉君儀賓從六品若遇行禮宜序於同等官員之左　上曰禮不踰等儀賓雖親當守定分此爲定制其頒行遵守

四年　上嘗諭鴻臚寺臣凡遇　祖宗忌日通政司禮部兵馬司免引囚奏事

六月北安門守衛百戶楊清奏昨夜一更初指揮李春進題本臣遞至北中門守衛官不肯傳遞　上命取所遞本諭指揮王節等曰　祖宗成法朝罷外廷有事急奏不問晨夜即具本進守門者即爲上達所以通警急絕壅蔽今敢若此不可寬貸其執付法司罪之

洪武初凡遇正旦等節在外大小衙門慶賀俱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後惟五品以上衙門進表行此禮至節日止於露臺設香案行九拜禮至宣德時以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言始定五品以下衙門仍舊行舞蹈山呼十四拜禮

五年正月諭禮部凡遇　仁祖帝后忌日官員朝參輟奏事　太祖帝后　太宗帝后　仁宗皇帝忌日悉輟朝參歲爲定例

六年十一月　上每退朝御便殿與大臣議事給事中李

芳直前言洪武中百官朝退凡大臣奏事必給事二人與之俱所以防弊　上顧謂侍臣曰芳言是芳退輒自矜每見百司所爲事少不如意卽詣　上前言之衆皆側目至是　上亦惡其訐命降海鹽縣丞

正統二年九月蚤朝鐘既鳴有京衛指揮張勝等八人潛坐闕右門爲給事中所劾皆謫戍邊衛

三年正月初三日恭遇　章皇帝忌辰令陞殿朝參如常儀

九年[redacted]月三殿新成　上御正殿受賀贊拜者多唱一拜糾儀官劾之　上笑曰今日是好日只恐誤少不妨誤

十年正月科道官劾奏公侯駙馬都督魏國公徐顯宗等二十八人懶慢不朝請治以罪　上曰大臣者小臣之表率大臣既皆偷安不朝小臣何所規法命跪於午門前以媿之

景泰初卽位勅諭都察院曰臣下有恭敬恐懼之心朝廷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羣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禮甚者三五成羣高談嬉笑略無忌憚恭敬之心何在守衛官軍例必辰時換直欲彼此相識以辨奸僞乃今於五鼓未朝時卽紛然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恐懼之心

何在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祖宗之法敢仍前故
違者糾儀巡視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
初永樂間內閣官遇常朝立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
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後因甬各衙門俱上奉天門
奏事五府立西簷柱外六卿敘立東簷柱內內閣遂無
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戶部尚書陳循奏始令常朝內
閣學士與錦衣衛官東西對立經筵日同知經筵官序
於尚書都御史上午朝輸林院先奏事
侍講劉定之言凡政事有蚤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
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
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互相可否以求
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
幾日益以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
矣若乃仍如前日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
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時雍也不報
學士周敘言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
大班既退即於午門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君臣相
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懼而事機不泄成密勿
廟堂之美自正統來王振擅權獨立在傍於是輔弼大
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亦不敢盡言釀成今日之禍

宜令羣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　上與敷對令知他人不得預聞庶得吐露肝膽而不宣泄於外時不能行天順元年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摠兵官不許擅入詳復辟

武清侯石亨奏伏覩洪武禮制榜文凡朝參并護衛官員軍校進退先後有序禁門出入有常近年以來不分貴賤相參挨擠皇城各門諸人往來徑行全無忌憚有帶物貨入內買賣者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二門官軍旗校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響朝官依次而進嚴勅守衛官員不許縱放無牌面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賣如此則朝綱整肅貴賤有別門禁嚴密奸宄無由而作矣從之

時石彪事發言官密奏傳令大班劾之卽有漏泄於彪者上召閣臣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曰誠如聖諭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中外竦息交通之弊遂止

三年鴻臚寺言舊制天下朝覲官至者方面官隨品級序於京官之次則侍郎副都御史等官當班於布政使之後矣然侍郎副都御史等官須當奏對班行隔越趨走

不便是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後參錯不一今後方面官請遞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無錯雜禮體事宜兩無妨礙從之著爲令

成化四年十月吏部九卿等衙門尚書等官李秉等俱午朝失期不及入侍聯名上奏待罪詔爾等常以勤政爲翰林官自永樂宣德以來俱不習儀至是年冬至日錦衣緝事者奏學士王獻等不赴習儀　上命鞫問二人舉相傳之例以聞宥之仍詔自今行大禮仍先期習儀惟內閣辦事者免

弘治三年十一月刑部侍郎彭韶以星變陳言臣獲隨午朝竊見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願　陛下自今午朝惟議經邦要務如大陞除大灾異緊急錢粮邊關軍政工程囚犯之類許令該衙門先期開具事由候駕御左順門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取旨奉行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達於聖聰而羣臣邪正亦因可見既不廢午朝之典又可令羣臣率作興事　上嘉納之

十一年十月甲戌夜清寧宮災　上於次日昧爽遣內官召閣臣於左順門宣旨昨夜清寧宮失火朕奉侍　聖

祖母徹旦不寐今尚不敢離左右欲暫免朝參可乎閣
臣對曰宮闈大變　太皇太后聖心震驚　皇上問安
視膳誠孝方切事在從宜即免朝一日可也乃命免朝
十三年正月大學士劉健等言自古願治之君必蚤朝晏
罷日省萬幾祖宗黎明視朝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
太遲朝罷或至昏黑四夷朝貢奚所觀瞻庶府文移多
致寢閣矧今各邊啓釁四方荐災尤爲可慮怠荒是戒
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慰人心　上嘉納之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御史何棟以違誤侍班爲東廠訪奏
下詔獄謫常熟縣丞給事中陳洸御史涂敬等連疏論
救不報
嘉靖元年二月詔以正德末朝儀多廢命禮部詳定於是
禮部奏定朝參諸儀凡入進班奏啟復命及齋戒忌辰
令節予告日期以及御史鴻臚官面糾疏糾各禮皆查
復舊例明示諸司永爲遵守從之
三年八月給事中陳洸疏請照先朝事例凡遇大事陛下
親御文華或午門宣召多官序立於前令其次第敷陳
事理躬察可否面賜裁決庶無寬延歲月依阿猶豫之
弊奏上報聞
故事朝參序列首公侯又次伯四年南京元會習儀靖遠

伯王瑾自以協同守備進居首列南和伯方壽祥不平
詬斥引下之事聞得旨攻班次如舊壽祥忿爭公所令魏
國公徐鵬舉戒責之
順天府尹聞淵冬至節習儀朝天宮乘肩輿誤入詔奪俸
二月
六年十二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人主視朝當有常期古
禮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　陛下常於昧爽以
前視朝或設燭以登寶座雖大風寒無間是固勵精圖
治之心第聖躬得無過勞乎伏願於新歲履端更始之
前倣古禮而行命鴻臚寺官傳示內外每以日出爲度
或遇大風寒日暫免遂著爲令庶聖躬不致過勞實宗
廟生靈之幸也　上曰卿等所言眞師保愛君至意邇
來內外百官偷閑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
以警化云耳古禮謂辨色入朝日出而視之不獨爲息
養之計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七年八月禮部請申舊制凡遇大朝賀令承天門端門左
右闕門嚴加防禁止放應該朝賀人員鴻臚寺添設序
班十員於午門外左右掖門外先序整百官候鼓初嚴
執事官及侍衛官先進次皇親公侯駙馬伯次在京文
武品官次在外來朝品官次內外雜職次生儒次吏役

次外夷毋爭先挨擠及至奉天殿下文武百官各依品序立行禮毋得攙越亂班禮畢之後舊規從大至小捲班而出今欲戒其擁塞宜令後者先行外夷次吏民次生儒次雜職次文武官九品先一品後次侍衛官軍及儀從人等人盡象馬方行奉天門下金水橋東西各門各設序班以司進出有越序亂班者御史序班糾舉常朝進出亦如之其有市井奸人假借生儒吏典巾服冒入殿廷者錦衣衛官校御史巡按山東還遂陞大理及八年大理寺丞馬津先以御史巡按山東還遂陞大理及朝見不具公服致詞又訛方被劾引罪未報輒拜新命官奏詔以津不諳事體調外任仍論其失儀罪奪俸四月

九年九月給事中夏言張潤身等各疏言邇來人心玩惕朝參禮廢或借言公差或妄稱疾病塡註門籍歲無虛月自今乞嚴示法程每月終將門籍查出糾舉量情罰治其有屢經糾劾文官至三次武官至五次吏兵二部徑自議處禮部覆議得旨邇來朝官多經年累月稱疾不朝見在告者俱查劾以聞餘如所議

上命太醫院官診驗各稱疾不赴朝參官員有無推詐情由彰武伯楊盾不朝二年矣覆驗無實詔奪祿四月

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張璁等曰朝著重地華夷畢會之

所我　皇祖時內閣錦衣衛官侍立於座之東西蓋在陛下也此可遵復朕惟王言不可不重羣臣四夷瞻奉在此凡領勅者欽令翰林官一人捧侍內閣官之後候承旨授與領勅官回於本班班之次卿等即會禮官議聞

十年英國公張輗以元旦慶賀班首官不至爲御史所劾上以其不敬都察院按論宜逮問詔從寬奪祿米三月

十一年正月朔羽林指揮劉永昌奏東西長安門外新築御路乃郊祀經行之道而車馬僭行恬無悚懼入朝私揖之禁多不遵守疏下部議覆言正陽門外正路乃係祖宗以來御輦經行原無禁例而長安東西大街恐未

可概名御路若一槩禁止行人事屬未便惟遇大祀由郊有司除道先禁旬日舖司照常行走至於朝衣公服秉笏鳴佩乃見君之禮不當輒相私揖合申明禁從之

七月先是　上體違和數不視朝鴻臚卿王道中因請領緻勑書及辭見人員暫受事左順門後因循遂爲定制於是在外官員徑將實封本冊赴鴻臚寺投遞封進因以爲例通政使陳經等請明職掌以正體統禮部尚書夏言議曰我朝分建百司以釐庶務而於章奏之封進案牒之往來又設通政司以總之紀其時日而考其出入名爲喉舌之司以防壅隔之弊至於鴻臚寺之職止

於整肅朝儀傳宣制命引領進奏人員非如通政司之
實封可以開折公文必須編號其職掌之詳載在會典
條目甚明各宜遵守　皇上勵精圖治視朝臨政鮮有
暇日其面見面辭及領繳命勅人員雖遇暫時免朝仍
候視朝時奏見庶中外臣工皆知尊君之禮而於祖宗
立法防範壅隔之意益嚴　上深然之詔勅書領謝見
辭官員並遵舊制行如遇雨雪風寒暫三五日不視朝
並令候待若免朝日久方准照該寺題准例行著爲令
十二月蚤朝有遺匿名文書於御路者糾儀御史以聞
上命即焚之且謂奸惡小人敢於朝堂爲詭計令廠衛
官多方緝訪
十二年五月廷臣集東闕推官尚書王憲許讚聶賢侍郎
劉節副都御史毛伯溫通政司陳經大理卿史道等皆
後至爲吏部尚書汪鋐所劾得旨令各對狀於是諸臣
各上疏待罪　上責其不恪失大臣事君之道憲讚賢
姑不究節伯溫經各奪俸一月道疏少伏罪語末復不
書名令吏部參看降山西參議特令閑住
七月蚤朝　上以參朝官少責侍班御史柯喬李鳳翱序
班陳進德董效義不行糾奏命錦衣衛執鎮撫司杖之
吏部員外莊一俊當頒給文臣誥軸失設香案將具疏請

罪白於尚書汪鋐鋐暴怒令吏人笞辱之一　俊媿憤自
劾乞休　上謂其怠蔑朝儀下錦衣獄會有赦免命改
南京用

十七年時尊上　聖母章聖皇太后謚行禮工部侍郎吳
大田服貂爲御史桑喬所糾　上惡其廢禮不敬下詔
問大田認罪以病對　上曰大田果病自宜先以聞既
可與行禮乃服貂自如及有旨令自責又不以實對而
牽蔓浮詞禮法何在姑奪俸半年

二十年禮部郎中熊過等以進緻詔書不至爲尚書嚴嵩
所劾　上怒曰頒詔朝廷重典又當修省方新過等何
故恣若此邇年朕因多疾罷朝百官俱不體心放逸恣
縱大小皆然爲耳目之寄者使人自便一不之劾但掇
拾浮詞以欺朝廷何有主逸臣勞之義熊過着降三級
遠方用員外夏浚主事吳岷徐緯各奪俸三月

二十二年正月朔　上御奉天殿受朝時郎中林廷琛主
事周卿御史蔡霽司正李天然等俱以失誤朝賀爲鴻
臚寺所糾　上怒其不恪下錦衣衛獄因各降調外任
其日糾奏御史來聘以糾奏不時奪俸三月
時當啓蟄行祈穀禮於玄極寶殿命成國公朱希忠代是
日光祿少卿陳叔願等十四人陪祀不至　上怒其不

恪各降三級外調以御史來聘鄭光溥職糾儀失於查糾廷杖之調聘丹陵知縣光溥澄城知縣

十一月賜百官煖耳是日廷謝成國公朱希忠大學士嚴嵩以下四百二十五人不至適　上傳命稽查御史周南等遂劾奏之　上曰朕以生長南方初政不懈遂致多疾十三年病咳兩月以後時不視事然蚤朝率多彌文至軍國大務曷常不日經心而希忠諸臣全無敬謹之心蔑視君恩放逸已甚安有虛位之懼　祖宗恩制百官賜戴煖耳是亦解貂之惠先年大報日天寒朕嘗先期下命蓋法　祖宗愛下之心示君臣同體之意也諸臣乃蔑視不敬如此至於朝享祭祀皆以御史糾察禮儀故曰耳目之臣今聞點查之命始假借糾劾此可欺也孰不可欺言官若此用之何益其奪南等俸半年已而希忠上疏請罪　上曰卿列諸臣之首何乃肆惰如是禮孰重廷謝者其改過勉敬嵩疏謝報曰卿輔弼臣也近常日中入閣謝恩亦不至今後慎勿自負俱貰不治京山侯崔元亦謝得解餘俱奪俸

二十四年十一月大祀天於圜丘行禮遣成國公朱希忠代免御殿文武羣臣於奉天門行賀禮是日有旨鴻臚寺查叅朝賀不至者玉田伯蔣榮而下百三十八人於

是糾儀御史路可由劉瑤疏請罰治　上曰朕不視朝下遂放逸且此輩平日專爲欺謗今大節朝賀不肯一至是不敬莫大者俱奪祿半年可由等糾劾在奉旨後又所劾皆武臣亦奪俸半年免羣臣宴賜錢鈔

十二月給事中陳邦修言百官出入禁門各懸帶牙牌以防奸僞今虛銜帶俸及雜流供事者如文思院大使趙成等十餘人皆得關領朝參牙牌甚非事體宜行查奪上以名器所當慎重令禮部尚寶司同該科清查應追奪改給者條例上請有違例冒領者以名聞

二十六年正月中城地方掘得牙牌四面一東寧伯一彰武伯一永順伯一燕山左衛指揮僉事都察院參尚寶司卿席中等防範不嚴以致盜遺在外請加罰治詔各奪俸一月仍令查明開奏

二十八年五月初內府供事匠作武職等官皆帶朝參牙牌曾奉旨革奪旋復給之至是給事中陳邦修以爲言禮部覆奏大明會典所載在京文武官員出入禁門各帶牌面而牙牌內有執事供事朝參之別執事供事等牌皆臨時關領如期繳進惟朝參牙牌例得朝夕懸帶蓋非徒爲關防之具亦以示等威之辨也若虛銜帶俸供事執事人員委不宜一槩冒領第出入禁密若一切

華奪則又不便譏察及查尚寶司見貯舊牌數百上有
入內府字樣請以此給之庶關防既便而名實亦稱至
於衛所武官自掌印僉書侍衛之外見任雜差等官不
係朝參供役者盡華奪之其納粟填註冒關牙牌及罷
退閑住官舊所關領不繳者俱行逮問報可

三十一年南大理寺卿余佩緒陞戶部侍郎時進表在京
會陞任當廷謝不至御史以聞　上怒曰佩緒不敬恩
命其華職冠帶閑住職事且令本部官一人帶管蚤朝
違失非止一人一次侍班者先多不至屢次優容自肆
無禮今後令厥衛視察重治

三十四年九月初南京歲時百官朝賀常以魏國公徐鵬
舉爲班首致辭及是鵬舉被劾罷守備撫寧侯朱岳代
之遇朝賀岳輒據班首位鵬舉不能平疏請於朝岳亦
疏狀禮部覆議事權者一時之任使班爵者不易之定
分鵬舉元勳世臣爵列上公雖已華任未嘗華爵況係
欽定班首且令奉祀　孝陵先後之序較然甚明請以
鵬舉克班首如故報可

三十七年十一月禮部覆給事中徐浦奏朝參官不許例
外多帶從人入朝輿馬不得逼近東西二柵門及正陽
門前得旨屢有明禁各官玩肆不行遵守今後有犯者

令厥衛捕治

隆慶元年正月初七日傳免朝至十一日復傳免朝給事中魏時亮上言　皇上初政甫及一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　先帝爲辭乎　先帝初年日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倦晚歲雖云不朝而明於親輔臣剛於制近習斷於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柰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入留中

都給事中辛自修以朝儀久曠班行不肅請令禮部官考議成式疏下部科會議言國家初制百官以品序列故今皇極殿前所列品位表識森然其後更定制度又有不拘於品者如內閣官錦衣衛陞上寶位之東西翰林學士列於僉都御史之上其他翰林官不論品級敘於京堂之內科道官自爲一等列於部屬之先及鴻臚寺尚寶司列之西階三科六道與東班對待雖若次序參錯班行混淆然或以顧問糾察或以奏事承旨難以輕改今後常朝悉如此例其餘官員仍依品級崇卑衙門資敘爲列如有紊越聽糾儀官糾奏至於各官被服束帶會典所載甚明不得僭用以乖典制從之

四年十二月尚寶司卿汪宗伊言守衛之設拱護宸極儆戒不虞遏惡未萌統領之以勳親武臣而以臣等稽察

之聖神討謨萬世當遵恭遇　皇上御極百廢振舉今萬邦入覲華夷具瞻矧茲守衛關係朝儀若不整肅何以壯帝居之威爲四方之極因條上法所當申飭者三事一禆直一稽考一關防　上俱嘉納之

順天府治中張德恭刑部員外包大爟以陪祀　太廟僞語不敬爲言官所劾謫德恭河東運副大爟兗州通判

禮部八

章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丙午十二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戒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辭平實勿以虛辭爲美也

洪武三年四月置磨勘司綜核天下章奏

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論時務累萬餘言　上令人誦之再三嗟其切要可行者纔五百餘言因嘆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於事情而有益於天下國家彼浮詞者徒亂聽耳遂令中書行其言之善者且定爲建言格式頒示中外使言者陳得失無煩文

十年六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清明之朝耳目外通昏暗之世聰明內蔽外通則下無壅遏內蔽則上如聾瞽國家治否實關於此朕嘗懼下情不能上達得失無由以知故廣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虛心以納之尚慮微賤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疎遠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則所言有限所聞不廣其令天下臣民凡言事者實封直達御前

十一年三月　上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鑒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弊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爲可戒

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苟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机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鑑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十四年十二月命翰林編修檢討典籍春坊司直郎贊讀

考駁諸司奏啟以聞

十五年有給事中劾各處巡按試僉事所上章奏有不稱臣及不書日月者請逮問之　上曰此亦錯誤其勿問

十七年二月定諸司文移紙式凡奏本紙高一尺三寸一品二品衙門文移紙三等皆高二尺五寸長五尺爲一等四尺爲一等三尺爲一等案驗紙二等皆長二尺五寸高一尺八寸爲一等二尺爲一等三品至五品衙門文移紙高二尺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六品七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八寸長二尺五寸案驗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八寸九品與未入流衙門文移紙高一尺六寸長二尺案驗紙高一尺四寸長一尺八寸不如式者罪之

二十九年八月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儷　上甚厭之乃命學士劉三吾贊善王俊華揆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於天下諸司今凡遇慶賀謝恩則如式錄進

永樂二年三月　上召六科都給事中馬麟等諭曰爲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內有數目月日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註

用印蓋之不必以聞麟等言奏內有不稱臣者此宜罪之　上曰豈敢慢上或一時急遽漏寫有之必非故違亦令從旁增之因曰爾等在朕左右凡天下何弊當革何利當興何處軍民未安何人奸邪未去當歷歷言之勿隱若此細故可略也

六年七月命禮部自今諸司庶務啟事東宮處分者則書太子令旨其承受於親王者書王令旨著爲定制

九年三月大營都指揮牛諒坐奏對不實免官責隨寧夏總兵官安遠侯柳升立功自効

洪熙元年四方奏報雨澤章疏舊皆貯通政司司臣有欲送科臣收貯者　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蓋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爲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進封朕親閱焉

宣德元年正月通政司進各處雨澤奏本　上謂侍臣曰祖宗愛民之心保民之道於斯可見前世人主有民之休咎藐不聞者豈是久安長治之道我國家自　太祖皇帝令天下有司月奏雨澤世世相承爲成憲歲之豐儉民之休戚靡不周知其慮深矣此奏不知何時遂廢

三月御史謝瑤薦賢奏牘誤不書姓自陳改正　上謂吏部臣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欠一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遂謫交阯大蠻縣知縣

四年二月吏部奏六科給事中駁出河南浙江等布政司及諸縣并土官等衙門奏本字有洗補錯謬者皆屬不敬其布政使蕭省身等官俱應逮問　上曰此治文書者之罪官則一時倉猝失於大檢點耳俱勿問

正統十年初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至是始命延臣與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制凡傳奉聖旨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祿寺但附錄文簿及柰享得罪言者謂享嘗私餽太監王振詐稱奉　英宗皇帝聖旨日給振酒饌法司查無覆本當以詐傳詔旨之罪謂自是每事覆本如諸司景泰間本寺卿齊整言所司事冗中旨處分日每十餘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書不勝其繁抑且瑣碎上煩聽覽乞舊附錄爲便從之

天順二年　上謂閣臣李賢曰朕每得章奏無不親閱左右或以爲萬幾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

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勞一身以安兆民予所欲也左右乃不敢復言賢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佞輩安知遠慮　陛下不爲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守此心堅如金石可以馴致太平

上復辟後厲精聖治庶務綜察每覽封疏或有一二字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莫不驚伏

成化元年正月　上嘗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於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內不覆奏者該科劾之

三年二月御史趙敔言內外風憲官出巡遇機密事情及糾劾奸邪自書奏題本多不熟韻書不免倩人代筆因而泄漏事機請自今重事仍依韻書寫奏常事從便書寫許用題本　上命在外宜如舊制其京官公差在外宜依韻書若有急切事情恐有泄漏許寫題本務使字畫眞楷不許草率

按故事章奏既得旨諸司抄出奉行亦互相傳報使知朝政自成化時汪直用事其黨千戶吳綬以爲漏洩機密請禁之後之奸人恐不便已私遂往往禁諸傳報者

然卒未有不傳亦可笑矣

二十二年四月諭御史等官今後通政司鴻臚寺等官宣讀奏辭有差錯一二字者免劾

弘治[redacted]年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不下忽一日　上退朝入內急宣潘鐸時鐸以疾不在有同官一人代鐸跪進　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多錯我卽欲批出令其回話以其新進恐挫其銳耳汝可諭之君父之前何其不愼也鐸聞感懼

上勵精政事恐諸司題覆躭延特諭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卽看詳以聞者覆奏

無過三日事干他司須行查者無過十日遇有軍機重務及重大事情寬五日

正德二年正月令兩京都察院御史章奏必先呈堂稟詳

十六年十二月給事中夏言言臣伏讀祖訓有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又曰明堂決政衆論稱善卽與施行大哉皇言萬世宜守頃緣先朝權奸蒙蔽言路不通紊亂政本養成禍機如先年劉瑾揑寫旨意旣已伏誅而近日錢寧家又復搜出題奏本四十餘件江彬沮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司禮監隱藏不報本數百件似此欺蔽可爲寒心臣以爲本源之地不治

則未流可憂乞陛下奉天法祖總攬乾綱明目達聰大
開言路勅令御前紀事給事中二員朝罷赴左順門會
同司禮監官收接章奏紀其數目以防壅蔽　上納之
禮部覆御史謝珊等奏凡臣民奏題章疏務要據實敷陳
切要簡實不許援引剽竊粉飾虛文若有事理多所關
涉非一言可盡亦須詳陳以便裁決從之
嘉靖元年正月御史朱衣言君德莫先力行自治莫要改
過近者羣臣章疏之進陛下御批有云知道了有云已
有旨夫言知而不言行力行之怠也言有旨而不言是
非改過之吝也此兩可回護之辭不宜見於聖明之世
給事中邵錫亦言政令既出或半載即更奏請方行或
期月遂改聖德蠱於近習國是淆於羣議即如邇者內
府薪炭及官軍俸糧二事部臣屢執而不從中官一言
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傳駭新政之初豈宜有此報聞
命自今章疏勿避權字以寧獻王諱孫宸濠謀反國除也
刑科給事中劉世揚言近接出都察院原送司禮監提取
內官吳善良揭帖面加浮帖書寫　聖旨吳善良等照
前旨免提問司禮監奏請發落臣等竊惟　祖宗之制
凡旨意批於題奏本或登聞鼓狀發六科抄行凡重大
事傳奉旨意各衙門必補具奏本於奉朝面進此外未

有硃寫旨意出承天門外者所以重勅旨防詐僞也今
累批浮帖徑從中出六科不得抄行諸司無從補本輕
褻綸音更張舊制此失政之最大也伏望鑒成憲重命
令今後旨意悉依　祖宗舊制疏下所司知之

按朱字傳帖者奉天門朝罷駕興司禮巨璫持下丹陛
呼該衙門官與之次日叅朝該衙門官具奏本御前奏
云傳奉事理補奏本鴻臚寺官接遞司禮小璫進覽墨
字傳帖則出自左順門付該衙門奏行不復面繳若事
未穩便須執奏者固不問先後朱墨也

二年二月都察院請差御史巡鹽批答稍誤以未下閣臣
擬票也給事中黃臣言我朝設立內閣處以文學之臣
凡百章奏先行票擬今使內閣虛代言之職中貴肆專
擅之奸關係匪細漸不可長容臣封還原本以重命令
疏入卽加批如制

御史余翔言司禮太監張佐典司章奏不取　上裁假借
綸音疎隔內閣以變移國事　陛下宜親覽政權亟正
此曹蒙蔽之罪以光新政　上曰章奏朕皆親覽付內
閣票擬一遵累朝故事張佐侍朕敬愼不欺御史安所
得此言下所司知之

三年二月給事中鄧繼曾言　祖宗以來凡有批答必下

內閣擬議而行項者中旨事不考經文不會理或左右羣小竊權希寵以至於此　陛下不與大臣共政而容若輩干政臣恐大器之不安也疏入　上怒下繼曾詔獄尋降金壇縣丞時給事中張逵韓楷鄭一鵬御史林有孚馬明衡季本各論救皆不報

按絲綸簿之復歸內閣　世宗英力妙算所以嚴政本然不有張璁就遵承之故內閣票過奉旨事件開載揭帖類進與六科旨意題本逐日對同亦自璁始璁以人臣操口代天言之重不惟承華宿弊且能有所自處曰正德末錢寧江彬家搜出隱匿奏本甚多壅閉之患左右屢犯不悛豈自福之道　上皆嘉納之

六月命三法司堂上官各督所屬退朝後即入衙門供事章奏應覆者務依欽限有違慢稽遲者具劾以聞從大學士張璁奏也

十二月左都御史胡世寧言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親覽章奏爲勤政厲精之實德然而覽之無要則亦徒然散精神而聽斷不能無遺矣弘治以前臣僚章奏皆刪繁就簡君上得以親覽無遺　武宗之時不親政事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刪削惟聽吏胥文移或一事而重言或一本而數紙雖臣等竟日有不能周讀一過者乃以

上勞君父爲治之體豈當如是臣願申勅內外諸司凡事當奏題者務照弘治以前舊規刪去繁文務從簡要不許全錄往來文移而部院議覆者亦必撮其要語使無贅詞又無失事庶幾必便省覽　上曰覽卿所奏具見忠愛諸司章奏俱朕親覽自今不許煩詞蔓宜明白開陳要旨庶易省閱都察院曉示內外咸使知之

上諭輔臣曰胡世寧欲大事別具一帖以便親覽一節亦是忠意夫凡奏疏批去之後朕或忘記者無從取閱今宜通行部院等衙門凡事關重大者別用一帖面書御覽略節四字用印一顆後不用印止開堂上官職名末不必用謹具題知字樣只以辭終爲結庶朕得細閱之若常事不可爲煩卿等再看來

十二年正月副都御史王應鵬等進關精微疏中失書職名先是光祿寺以疏遺職名方被譴褫職應鵬等復犯上怒令錦衣衛執送鎮撫司考訊給事中魏良弼言應鵬等章奏疏遺不爲無罪蔓或出於失悞況當履端之始不宜以微過幽擊大臣請許其自新示以薄罰　上謂君臣之際嚴敬爲先必自大臣始應鵬等職居風憲首蹈不敬良弼安得輒爲論救欺罔朝廷令錦衣衛并逮治之應鵬竟坐是落職閒住良弼奪俸半年已御史

陳邦敷復爲申救謫貴州新添驛丞

二十三年九月掌通政司事工部尚書鄭紳奏廣平上官黃寧黃球等以無職庶民用印信奏事不知何據吏部覆議凡職官司印信是之謂護護者視而不用今黃寧等土舍官男未經襲職雖乃護印侯襲豈可據以奏事請撫按官改正詔可

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給事中張思靜等以賀疏失題萬壽字詔錦衣衛逮闕廷各杖四十

十一月禮部儀制司以冬至類進賀表復寫三十二年上覽之怒詔禮科查參該司官吏以聞郎中聶靜等伏罪詔錦衣衛逮靜廷杖之黜爲民員外陳全之主事賈衝吳仲禮各奪俸半年尚書王用賓等亦具疏自劾得貰不治

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御史曾佩刷卷南京事竣繳冊有奏啟二本　上責問啟本僞爲何佩以舊制對　上曰奏啟自東宮薨後非一二年淺近失錯此必有說錦衣衛即執付鎮撫司嚴訊本情以聞鎮撫司以佩不諳憲典覆下法司擬罪坐佩違例宜黜爲民　上以所擬太輕令從重別處於是改議謫戍邊衛詔可仍杖而遣之

四十五年四月韋誠意伯劉世延錮勿復用奪中書舍人

李鏸晉府長史俸各一級鏸以賀表晉王親興以請封疏俱有脫誤字世延以軍政自陳乃爲引疾疏疊疊數百言自陳功伐語涉怨訕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疏糾之言人臣祗愼而後朝廷之體尊邇來題奏章疏競爲綺豔不惟九重清覽難於徧詳而事體處分反以文晦甚者以鄙褻醜穢之語載之牘中尤非對君之體乞勅禮部轉行內外百司自後一應章奏須言簡事核務持大體不許仍前瑣屑浮冗如違聽該科參治　上然之命以後章奏俱務簡明切實有如前欺畢者科臣以聞

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疏言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見近日以來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應勘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違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沈埋干証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眞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便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躭延其有

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緩急道之遠近嚴立限期趣令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參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

禮部覆給事中王之垣御史趙焞奏請　上御便殿令九卿科道官有大事皆得面奏取自宸斷其疏中[illegible]字畫務便省覽得旨今後諸司章奏務詞語簡明字畫楷大如嘉靖初年式便殿面奏得旨行

先是南戶部尚書馬森以陞秩具疏謝　上報聞因命禮部查官員陞遷并應謝疏當停免者俱酌議遵守部議在京文武百官凡遇冊立等大禮合進一表及聖節正旦冬至等節止於丹陛前致賀一應陞遷賞賜既經面恩或廷謝者俱不得具本稱謝南京并在外五品以上衙門及各總兵官凡遇三大節進表慶賀俱照常例行或值冊立等大禮例該慶賀者須待本部題允方許撰表賫進南京五府掌印官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大理寺正官及各處督撫皆係重臣一應陞遷及經論劾留用或軍功受賜邊鎮給賞等項既不得廷謝仍許具疏三司將佐等官一同受賞者總兵督撫即與併謝不得另疏其疏務明白簡直不得牽合四六之體務爲浮靡之

辭有不遵守者聽本部及該科參奏詔如議行

四年戶部覆南戶部尚書劉體乾條陳四事皆瑣屑無甚關係得旨今後各衙門瑣屑諸務可徑行者不必一一瀆奏

五年都給事中光懋言近來陳乞紛然非述講讀則敘軍功不鳴功伐則辯心迹雖屢經參寢而來者不止請自後陳乞不由撫按者一切寢閣如再三瀆奏及背理違法者量懲一二以儆其餘

國朝典彙卷一百十一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輯

禮部　九

冠服制　宮室輿馬器用附

洪武元年二月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祭皆用皮弁羣臣陪祭各服本品梁冠祭服

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公服之制凡大

朝會　天子袞冕御殿則服朝服見　皇太子則服公服仍命制公服朝服以賜百官三月給賜各朝臣袍帶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先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同如御史董希哲前授朝列大夫澧州知府而任七品職事省司郎中宋冕前授亞中大夫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以其服色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禮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爲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並依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給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

十一月詔定乘輿以下冠服之制

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皁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

五月禮部言歷代異尚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以爲治服色所尚於赤爲宜從之

令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許用紵絲羅紬絹

命製軍士戰衣表裡異色令各變更服之以新軍號謂之
鴛鴦戰襖
四年正月詔定親祀圓丘方丘宗廟及朝日夕月服衮冕
祭星辰社稷太歲風雲雷雨嶽瀆山川先農皆用皮弁
服陪祭官各服本品梁冠祭服
五年三月詔庶民婦女袍衫止以紫綠桃紅及諸淺淡顏
色其大紅鴉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爲之凡女
子在室者服飾之制皆作三小髻金釵珠頭髻窄袖褙
子凡婢使人等綰高頂髻用絹布狹領長襖長裙小姐
使綰雙髻用長袖短衣長裙

一月定命婦冠服之制
十一月定命婦圓衫之制以紅羅爲之繡重雉爲等第一
品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六品
四等七品三等其餘不用繡雉
六年閏十一月禮臣議品官之見尊長而用朝君公服於
理未安宜別製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大白襪烏烏
佩綬其衣裳去緣儐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不用
其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并去佩綬從
之仍令如式製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爲祭家廟之用
十二年正月始令伶人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以國

初倫人皆戴青巾也

十四年令農民之家許穿紗紬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穿絹
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穿紬紗

十六年七月詔更定冕服之制

二十一年十一月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
卓敬乘間白於　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蚤辨等威而使奢宮中服飾有與太子
等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嗟曰
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二十二年十二月令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
雨帽公差出外許戴帽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
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襆腦下官
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
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子以身爲度文官衣自領至裳
等議定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爲度文官衣自領至裳
二十三年三月先是　上見朝臣衣多短窄忝酌禮制詔
禮部尚書李原名司業龔敩忝酌事宜俾存古意原名
去地一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
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者民儒士生員制同文職惟袖過
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官衣去

地五寸袖長過手袖椿廣一尺袖口僅七寸衆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過手五寸袖椿廣不過一尺窄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命頒示中外

二十四年十月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甄別之令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與雅凡三易之自命爲玉色絹布爲之寬袖阜緣阜絛軟巾垂帶謂之襴衫又聞常朝親服試之至今藏內府蓋無取於前朝之式及其以貢舉入監國初不變所服洪武末許戴遮陽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　上問着藍衣者何人左右以監生對　上曰敎着青衣好看乃易青圓領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數分等第

二十六年定文武官朝服梁冠赤羅衣白紗中單俱用青緣領緣赤羅蔽膝大帶用赤白二色絹革帶佩綬白襪黑履一品至九品俱以冠上梁數分等第

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對襟衣惟騎士許服其不應服而服者罪之

二十九年七月鹽城縣敎諭王孟言公服以朝祭服以祀今在外凡祀山川諸神流官具祭服未入流者具公服然公服既於朝賀迎接諸禮用之而又服以祀神禮有未宜且未入流官公服之制自八品以下皆同其祭服亦宜與之同　上是其言

三十五年十一月製陪祭服二百襲樂舞生紅羅袍服二百一十四襲

永樂三年更定袞冕皮弁之製

二十二年十一月戶部主事吳璘奏敎坊司樂人靴帽衣服違式等事乞嚴禁止從之

宣德初朝鮮國王言國初賜王九章冕服陪臣一等者比朝臣三等得五梁冠服今世子冠五梁與朝臣等乞爲定制乃命世子冠六梁

正統十二年春　上謂工部臣曰官民服式舊有定制今聞有僭用織綉蟒龍飛魚斗牛及違禁花樣者爾工部其通諭之此後敢有仍蹈前非者工匠處斬家口發充邊軍服用之人重罪不宥

景泰四年令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服色

天順初禁服大雲柳黃江黃明黃等服京衛指揮等官李春等服大雲柳黃紵絲衣爲錦衣衛所捕獲命各追紵絲二十匹然後罪之

成化二年令官民人等不許僭用服色花樣

十年禁官民人等婦女不許僭用渾金衣服寶石首飾

十二年九卿以災異陳言內一款軍民服色器用近多僭越服用則僭大紅織金羅段遍地錦騎坐則僭描金鞍

靴減銀鞦轡首飾則僭寶石珠翠今四方金貴絲少率皆坐此宜嚴加禁約違者即重罪而沒入之此後風在今更甚尤宜禁止

弘治元年國朝品官服色無蟒衣之制蓋蟒蛇屬無角無足乃其後內官多乞蟒衣大類龍形至是允都御史邊鏞奏始禁不許再乞

十七年八月　上謂輔臣劉健等曰在外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敢僭爲內官不知道理尤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然臣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　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閒有賜者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皁乃是正禁若柳黃明黃江黃等色亦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乃內府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正德元年令軍民婦女不許用銷金衣服帳幔寶石首飾鐲釧及娼妓不許用金首飾銀鐲釧犯者本身家長夫男匠作各治重罪

禁商販吏典僕役娼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僧道隸卒下賤之人俱不許服用紵絲紗羅綾綿

禁官員人等勿得用玄黃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許用紗羅

紵絲

嘉靖六年三月　上問武弁之制大學士楊一清等對以盔頭衣甲之服也一日閱會典又問曰　太宗　宣宗或親征或巡邊其禡祭皆服武弁亦是此武士之服乎一清等言按詩洛矣之篇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韎所染絳色也韐合韋爲之所謂韠也六月篇曰載是常服註曰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鳥也其制與皮弁同惟赤色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衣韎韋則弁亦韎也昔帝王舉戎事而宜於大社飭兵器而禡於黃蚩則服韎韋之弁我朝　大明集禮內武弁凡九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簋廢上諭大學士張璁考定武弁之制增入會典璁對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即武弁也因圖弁形并疏其義進覽結五彩玉爲飾其詳如此

上報曰覽卿註繪武弁圖制足見博考所繪有韠形但無繫處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朕惟上銳者取其經利當如古製可也又衣裳韠鳥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而於祭用之可乎璁對自古服冕弁未有不用革帶者革帶前繫敝後繫綬韋弁之韠止繫於

革帶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詩韓奕有奭乃天子講武之章奭赤貌韓鳥從裳色故皆赤佩綬於禮制不可缺但未有明據采芑詩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蔥珩此詩爲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備佩玉如此則天子武弁從亦可推惟聖明裁定以備一代之典可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韠舄俱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仍諭禮部曰我　聖祖定制天子親征必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禮今國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與輔臣悤詳加攷定今欲令該衙門成造以備一代聖制爾部擇吉行

七年二月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諭輔臣張悤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悤乃采輯禮書玄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　上爲參定其制示悤且諭之曰古道尚儉今道尚華且古玄端之服通於上下茲故爲等威之制以酌古今別上下卿其詳加訂議成朕志焉悤對曰古服除冕服外玄端深衣二者其用最廣玄端自天子達於士蓋國家之命服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蓋聖賢之法服今　皇上於玄端但加之文飾不易舊制於深衣但易以黃色不雜衣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及照品官冠服固有制度其餘燕居之服緣未有明制詭異之

徒競爲奇服以亂典章乞更如古玄端別爲簡易之制
以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　上從之
上製忠靜冠服併以圖冊頒示禮部諭之曰比來衣服詭
異雖達官顯士未免淪俗與市井同走卒役賤乃敢濫
服與儒流並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乎禮曰衣服在
躬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故欲警於
有位自難混於無名因復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忠靜
庶幾進斯盡忠退斯補過也朕已著爲圖說告之　禮
考示不敢專頒之天下傳之後世示不可私許在京七
品以上及翰林國學行人官八品以下者在外方面官
及府州縣正官學校官武職都督以上官服之令禮部
頒圖式於天下如勅遵守因賜輔臣楊一　清等冠服各
一副
令在京在外官民人等不許濫服五彩妝花織造違禁顏
色及將蟒龍造爲女衣或加飾妝彩圖利貨賣其朝貢
夷人不許擅買違式衣服如違將買者賣者一體治罪
遼府光澤王寵瀼奏　聖製燕弁忠靜冠服中外臣工受
賜得服者咸以爲榮乞併賜宗親官屬使之因服思義
雖在幽獨不忘敬戒章下禮部議宗室至親與品官稍
異宜別降成式或於燕弁上遞從減殺以賜親王郡王

世子於忠靜冠上遞加增飾以賜將軍中尉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伴讀俱輔導職宜比在外府州縣儒學官令皆服之儀賓雖有品級非儒流不宜濫及　上曰光澤王所請謹德愼獨至意待朕別有定制頒行

十二月諭禮部朕酌古玄端之制爲忠靜冠服錫於有位朕已嘗念及宗室諸王其制尚未之備今光澤王所請實獲朕心因酌燕弁及忠靜冠服之制復爲製式名曰保和冠服俾將軍中尉王府等官服之

八年五月初　上疑弁冕之制未合典制諭大學士張璁以制有革帶之文今何不見於用璁對曰按陳祥道禮書古革帶皆謂之鞶帶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搢於二帶之間夫革帶前繫韍後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皆用之今惟不用革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禮制矣　上曰冕弁用以祀天地享祖親若闕革帶則禮服不備非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意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併革帶繫蔽膝佩綬之式詳明繪圖進覽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裳制如帷幔而今兩幅朕意衣但當與裳要下齊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諭璁以變更祖制爲疑璁對曰古

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禮及會典實與古制不異其
後官司織造循習前代訛謬今訂正之乃是遵復祖制
無有變更　上意乃決因復諭聰曰茲事既必行須求
至當朕仍一一與卿訂定一衣六章古曰繪者畫也今
當織之朕命織染局查國初冕服自月各徑五寸今當
從之日月在兩肩星山在後華蟲在兩袖仍玄色一裳
六章古曰繡今當從之古色用黃玄黃取象天地今裳
用繡於義無取當從古其六章作四行以火宗彝雌虎
藻爲二行米黼黻爲二行一華帶即束帶後當用玉以
佩綬繫之於下一蔽膝隨裳色共繡物上龍一下火三
不用三可也卿其詳加思議以告聰以聖裁至當爲對
上乃諭令內閣諸臣同考訂行
十二月　上更制袞冕先出圖說示閣臣下禮官議定併
行各王府及中外百官更正而百官承訛如故會　聖
旦給事中戴儒請明降定式以便習儀禮官按秘圖會
典酌以今　上所定冕服說草上圖註不稱旨　上乃
諭內閣親定公服所用革帶照舊朝祭服大帶表裏俱
素兩耳及下垂緣以綠色就以蔽膝珮綬係之珮玉更
復古制裳併三辟如禮官所言且令議方心曲領名義
禮官言方心曲領始於隋時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領

古制不傳況始自隋豈可襲用宜革之餘如圖註通行
中外職官遵行毋得違越仍令各王府官一體更正
十四年直隸提學御史方一桂請禁革冠服之非制者
上善其言詔都察院出榜曉諭但有犯禁并製鬻者梟
送法司問罪仍通行南京及各巡按御史一體嚴禁之
十六年清明節駕發京師扈蹕諸臣朝　上於駐蹕所兵
部尚書張瓚服蟒衣　上怒諭輔臣夏言曰朕惟名器
不可輕擅尚書二品也何自服蟒張瓚非不讀書之比
朝廷之上恐未可肆卿可面問之仍示科道知言等對
瓚所服乃欽賜飛魚衣但鮮明類蟒耳　上曰爾等說
是飛魚何組以兩角朝廷所問以大臣不可不先敬忌
汝等但行回護如朕未見者今後文武官除本等品級
服用及特賜者不許僭分自恣華異服色還加禁約給
事中高翬等御史沈一定等復以爲言　上罪翬等不
蚤舉奏乃於降問之後以巧佞辭對跡涉回護各奪俸
五月巳瓚具疏引罪　上諭禮部曰瓚以通敏之才原
出簡用茲誤私衣於朝所朕所以下問者實其人乃
禁僭肆之端也令盡心供職力贊兵戎以副簡任
禮部奉旨查奏文武官服色花樣俱因會典不曾分載因
而互用殊非法制乞嚴加禁約除本等品級及特賜者

毋得僭分自恣擅用蟒衣飛魚斗牛違禁華異服色其
大紅紵絲紗羅惟四品以上官及在京九卿翰林院詹
事府春坊司經局尚寶司光祿寺鴻臚寺五品堂上官
經筵講官其餘俱青綠錦綉遇有吉禮止服紅布絨褐
品官花樣一循品級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文官一品
仙鶴二錦雞三孔雀四雲雁五白鷴六鷺鷥七鸂鶒八
黃鸝九鵪鶉雜職練雀風憲官用獬豸武官二品獅子
三四虎豹五品熊羆六七彪八西牛九海馬得衣麒麟
者爲錦衣衛指揮乞嚴爲禁約庶免僭差得旨如擬命
即當榜文曉諭

二十二年禮部言近日士民冠服詭異制爲凌雲等巾競
相馳逐凌僭多端有乖禮制詔中外所司禁之

時內閣嚴嵩徐階李本皆賜服麒麟麟麒麟公侯服也而成
國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左都督陸炳等以玄壇供事
特賜服仙鶴仙鶴文臣一品服也成化以後文臣賜麟
不爲異而公侯伯武臣賜鶴則異矣六臣出入朝行殆
不可復辨學士嚴訥李春芳董份以五品撰玄詞特賜
仙鶴袍既而　上悔之下諭謂玄壇供事可用鶴餘則
不可意羞爲三臣也而尚書皆自疑不敢衣鶴亟市錦
雞爲飾而三學士之衣鶴自若也

萬曆二年禁舉人監生生儒下至民庶奴隸之輩有僭戴忠靜金線冠巾穿錦綺鑲鞋及張傘蓋戴煖耳者聽五城御史嚴拏重責枷示仍送問

[illegible]

宮室輿馬器用

國初著令凡官民服色冠帶房舍鞍馬貴賤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官員任滿致仕與見任同其父祖有官身沒非犯除名不敘子孫許居父祖房舍及衣服車馬有官者依品級其御賜者及軍官軍人服色不在禁例

洪武三年七月禮部尚書崔亮奏定　皇太子以下及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四品以上上殿者坐墩之制其制

皇太子及親王以青爲質綉蟠螭雲花爲飾宰相及一品以赤爲質飾止雲花二品以下蒲墩爲飾凡大朝會

宴賜坐墩退朝燕閒及行幸之處則中書省大都督府官三品以上及勛舊之臣文學之官賜坐者仍加絨罽綉褥命如其式制之

八月禁凡服色器皿房屋等項並不許雕刻刺綉古帝王后妃聖賢人物故事及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等形如舊有者限百日內毀之

上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定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有奴僕賤隸往往肆侈於鄉曲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俾各有所守於是省部定職官自一品至九品房舍車輿器用衣服各有差等庶民房舍不過三間不得用斗栱彩色其男女衣服併不得用金綉錦綺紵絲綾羅首飾釧鐲不得用金玉珠翠靴不得裁制花樣金線裝飾違者罪之

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

令京城一二品許用傘蓋其餘止許用雨傘京城外聽用

十六年令尚書侍郎左右都御史通政使太常卿府尹祭酒學士許張傘蓋

三七五

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許乘轎其餘不許違例在外各衙門俱不許乘轎

成化九年命兩京官員油傘遇雨任用其凉傘京城內不許張設若出郊在外不拘此限

十三年十一月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延至於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

南京各官舊張傘弘治時爲御史郭維所劾命城中許張油傘不得用凉傘

弘治七年申明兩京及在外文武官員除奉有旨及文武例應乘轎者止許四人扛擡其兩京五府管事并內外鎮守守備等項公侯伯都督等官不分老少皆不許乘轎違例乘轎及擅用八人者指實奏聞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用撒扇遮日

十六年奏准職官一品二品器皿不許用玉止許用金以爲定例其商賈技藝之家器皿不許用銀餘與庶民同官吏人等不許僭用金酒爵其椅卓木器之類並不許硃紅金飾

嘉靖五年八月給事中黎良言舊制京朝四品以下及公

侯伯都督等官不得乘轎軍職不得用馬杌出入不得乘小轎遇來勳臣厭馬弗乘以轎相競是果出於朝廷之賜與況承前人汗馬之功正當以騎射爲事詩詠鷹揚史記飛將上世以驃騎名官我朝以騰驤立衛蓋重之也且人久佚必不能以任勞久安必不能以蹈危身爲大將手握重兵勞事危機又將委之誰宜量加節治併申舊制　上從其奏詔自今兩京五府及在外鎮守公侯伯都督等官皇親駙馬在京四品以下文職在外自三司以下官有乘轎軍職有上馬用杌與乘小轎出入者參問降調如例即兵部尚書當下營日亦以騎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徐學聚　編次

吳元年七月　上御戟門命選樂舞生召學士朱升范常閱試　上親擊石磬學士不能辨以宮爲徵　上詰之起居注熊鼎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於石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音固難和然必以人聲爲主人聲既和即八音和矣因命樂舞生舞歌一曲　上曰

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無不和矣

前代朝賀皆用女樂是年　上始革去不用

洪武元年十二月命協律郎冷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詳異制

二年七月禮部尚書陶凱等據古禮請每膳用樂　上曰古之帝王功德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洽然太和雖日一舉樂不爲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恣將士之勞而自爲佚樂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九月定朝會燕享舞樂之數凡奏樂曲皆按月律前三奏和緩中四奏壯烈後二奏舒長第一起臨濠之曲名飛龍引次開太平之曲名鳳雲會次安建業之曲名慶皇都次削羣雄之曲名喜昇平次平幽都之曲名賀聖明次撫四夷之曲名龍池宴次定封賞之曲名九重歡次大一統之曲名鳳皇吟次守承平之曲名萬年春其武舞曲名清海宇文舞曲名泰階平

其十二月按律樂歌正月爲萬年春二月玉街行三月賀聖明四月喜昇平五月樂清朝六月慶皇都七月永太平八月鳳皇吟九月飛龍引十月龍池宴十一月金門樂十二月風雲會

四年六月命吏部尚書詹同禮部尚書陶凱製宴享九奏樂章成上之一曰本大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　上命協音律者歌之謂侍臣曰禮以道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豔曲更倡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道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音頗協音律有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淫褻之樂悉屏去之

六年八月學士承旨詹同等上所制釋奠先師孔子樂章迎神奏咸和之曲奠帛奏寧和之曲初獻奏安和之曲亞獻終獻奏景和之曲徹饌送神俱奏咸和之曲

九月鑄太和鐘成其制倣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植以龍簴建樓於圓丘齋宮之東北懸之每郊祀候駕動則鐘聲作既升壇鐘聲止則衆音作禮畢升輦又擊之候導駕樂作則止禮官奏曰昔黃帝有

五鐘其一曰景鐘景大也惟功大者其鐘大故宋之鐘亦緣是以爲名請名之曰景鐘　上曰古鐘名宜更之遂取周易保合太和之義更名之曰太和鐘

七年九月　上以祭祀還宮宜用樂舞前導命翰林儒臣撰樂章以致敬慎鑒戒之意諭曰古人詩歌辭曲皆寓諷諫之意後世樂章惟聞頌美無復古意夫嘗聞諫則使人惕然有警若頌美之辭使人聞之意怠而自恃之心生蓋自恃者日驕自警者日強朕意如此卿等撰述毋有所避翰林院因上所撰神降祥神駐醑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曰回鑾樂歌其辭皆存規諫其舞分爲八隊隊皆八人禮官圖其制以上命樂工肄習之上命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倣塲壇寫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　上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盡發樂人爲穿甲匠月支米五斗

八年十一月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於鳳陽

十五年正月　上命儒臣重制九奏侑食樂章其曲名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天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曰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

二十七年六月　上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以頒

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節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人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凌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救於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永樂元年九月　上諭侍臣　皇考功德隆盛樂章未有稱述其議爲之

宣德三年九月大學士楊士奇進平胡鐃歌鼓吹曲詞十二篇　上喜納之

弘治八年十二月司禮監以祭三清樂章命內閣改補進呈大學士徐溥言我朝合祭天地皆　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　太祖所親製不聞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且　祖宗置文淵閣學士實欲其謀議政事講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惟其言而莫之違也故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

當仰承德音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　陛下不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　上嘉納之

十七年三月內旨行河南取樂工巡撫都御史韓邦問疏乞止之

正德三年　上諭鐘鼓司太監康能等以慶成大宴音樂缺廢非所以重朝廷命禮部移文各省選精通藝業者送京供應自是禁廷之百戲悉集矣

嘉靖元年三月禮科給事中季錫言南郊耕籍國之大禮而教坊承應閧然喧笑殊爲瀆褻古者伶官賤工亦有因事納忠之義請自今凡遇慶成等宴例用教坊者皆預行選擇演習必使事關國體可爲監戒庶於戲謔之中亦寓箴規之益下所司知之

二年製　興廟樂章迎神曰太和初獻曰壽和亞獻曰豫和終獻曰徹獻曰雍和還宮曰安和設典樂司之

五年八月　上更撰　世廟樂章迎神用永和初獻用清和亞獻用康和終獻用冲和徹饌用太和還宮用寧和大學士費宏等言皇上更定世廟樂章曲名欲少異於太廟宜專用文德葢以　獻皇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爲

尚　上然之

六年六月隨堂何淵言　獻廟止文舞宜兼武舞大學士

楊一清等曰漢高以武功定天下故用文德武始惠文止用文始昭德　獻廟不用武舞不爲缺典聰曰祭用生爵　獻皇天子父樂可缺乎且天子八佾諸侯六我明太廟文武舞各八計百二十八人王國各六計七十二人　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今追王而六十四人可乎桂萼曰周禮以司干掌舞器祭統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容貴干戚去武舞去所貴矣　上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其增之

九年　月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鐘磬於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科道各舉曉諳音律者

六月中允廖道南以郊典既正宜稽古定樂以裨盛典給事中夏言薦行太僕寺丞張鸑鸑臨清人時在告里居乃應詔至欲定元樂復古儀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圖各有說乃下禮部議且命卽爲更定勿誤廟享之用

十月禮部奏宮中講內訓女訓古者絃歌周南召南不用鐘磬乃房中樂后妃夫人所誦習事君子者宜令宮中女官將二南詩被管絃以備宮中宴樂斥去一切俗樂庶於壺儀有補

十年祀高祺樂九奏舞八佾

十二年禮臣夏言言大雩宜奏雲門之舞雲門堯樂取雲出天氣雨出地氣也

十四年禮臣夏言因部司議上言各廟既已特建則樂亦宜特設若原日樂章乃國初所作其稱揚止及　德懿熙仁四祖如云慶源發祉世德惟崇是已今　四祖久祧舊章弗協我　太祖創業　太宗定鼎　列聖守成神功盛德與天無極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且執事官員并樂舞生見在數少他日各廟供事不敷今照太廟原設名數當增協律郎贊禮郎司樂等官四十員樂舞生一千二百二十九名宜預選補併樂舞袍服亦宜照數如式成造　上是之

六月太常少卿張鶚初以太僕永薦改太常職典雅樂欲設特鎛特磬以爲樂節復宮懸以備古制候元氣以定鐘律因開隂正樂俗樂鐘律候氣宮懸等繪圖并說以進禮部議特鐘特磬所謂金聲玉振也況羣廟行禮奏樂尤必得此爲節然後可舉誠宜特設宮懸古制詳見周官有宮懸軒懸判懸之別廟庭之中周旋未便姑且置之惟候元氣則爲作樂之本請如所奏如法築室圜丘外垣隂地仍選天文生知曆候者往相其役令

有次第委官考驗或草澤之中有能明此學者多方物色以共成其事其論設特鐘特磬宜令如式成造　上是其議既而罷之

十五年論大學士李時以君臣宴會可撰儀註尚書夏言言有周盛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今一奏聖喜慶賀之舞二奏賓鴻翺翔之舞三奏羣仙朝聖之舞又詔大禘樂六奏舞八佾

十七年新廟成　成祖迎神樂別歌三獻撤饌還宮樂如太廟　仁　宣　英　憲四廟樂歌同　孝　武二廟迎神樂別歌獻撤還宮樂歌同　睿廟樂別歌異於諸廟立秋時祫禮如夏樂歌異於夏立冬時祫禮如秋樂歌異於秋

禮部言古者龍見而雩與啓蟄而郊之意同宜用盛樂通典曰榮於南郊之旁命樂正習盛樂舞皇舞蓋樂舞者所以振盪聲容宣暢和氣詔告天地感通神明冀陰陽和而雨澤降也先年本部議擬雩壇祈禱禮儀神樂觀正樂外增設鼓吹選教舞童青衣執羽繞壇周旋歌雲門之曲而舞已經撰有樂章而儀物未備宜命所司造舞衣羽旄等物選見在樂舞生年幼質秀者百人教習歌舞充雩壇用庶鉅典靡闕得旨報罷

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記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典樂要論三卷因請與正樂以薦　上帝祀　祖考　敎　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進樂書其於禮樂樂聲樂原多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才法似徑截深合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知音律者選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更議擢用詔授文察太常典簿協同該寺官肄業十八年以　皇考配享　上帝於龍飛殿樂章皆出御製